

# 斯巴頓 生新的

譯徵劉 著林格 斯里鮑

行發店書聯三知新·書讀·活生



# 頓巴斯的生新

著 林格·斯里德

譯 徽 劉

新中國書局發行

# 頓巴斯的新生

著者 鮑里斯·格林

譯者 劉 徵

出版者 新中國書局

發行者 新中國書局

(東北通印光緒書店)

北平 天津 濟南 徐州

開封 瀋陽 安東 大連

哈爾濱 石家莊

一九四九年八月初版三千册(大連)

•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

西蒙諾夫關於葛林的作品「在頓巴斯」和「在一個居民點」說：「葛林的評論堪稱爲有證件的文獻，這種文體被授以斯大林獎金，也就證實了蘇聯評論文章的性質，作者用國家的寬大尺度，對待人生的各種現象，不按「旅行記」的體裁，而以廣泛地表達蘇聯人民活潑的思想內容來敘述他的見聞。（摘自「蘇聯介紹」第十四期，「蘇聯文學的節日」）

譯者係根據載於一九四七年二月號「蘇聯埃文學」（英文）所譯，錯誤或不妥之處希同志們改正。

## 戰鬥開始了

一

我在整個廠子裏都找遍了，終於才找到斯大林諾鋼鐵工廠經理安得列夫工程師。我是由熔爐部開始找起的，那時他正在做着每天早晨照例的視察，當我到那裡的時候，熔爐部的人告訴我，一點鐘以前他還在那裡。

他也不在鼓風爐部。有人在東門那邊看見他，於是，我就跟踪而去。

我立刻發現我置身於準是工廠的中心地帶，此處鐵路又道縱橫，機車日夜不停地噴着煙拉了裝滿鋼鐵和鎔渣的斗車來往奔忙。籠罩各處的煙霧剎那上昇，於是我瞥見安得列夫在鐵軌旁邊的一堆塊鐵上站着。他穿着一件白襯衫，領口敞着，袖子捲到兩肘以上。

最引我注意的是他臉上的表情。他專心地直視前面。他是在看什麼呢？機車拉着載

滿鋼鐵的巨大斗車，喘哮而過；他的右邊是一所軋鐵廠，左邊是新建的一處送風機站。鼓風爐高聳在所有建築物的上面。——兩座已在工作着，其餘的方在搭架建設中。這是一幅平平常常的工廠景象，對於這景象，無疑的，這位經理已看見過幾次了。

不久，當我更了解安得列夫並聽到他怎樣為這些鼓風爐，為這座送風機站，為這軋鐵廠而戰鬥的故事以後，我才明白了為什麼這位安詳而蒼灰色頭髮的工程師從不為喜悅衝昏頭腦，而能珍惜着這種熱愛於此巨大工廠的特殊角落。

## 二

「唔，老休斯現在怎麼樣了？」

「老休斯快要慶祝他的七十五歲壽辰了。他現在強壯而愉快，簡直是越過越年輕了……」

這是在一九四六年三月蘇聯最高蘇維埃為討論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在大克里姆林宮開會時曾經有過的一段對話。

這是科學院會員，曾在頓巴斯工作過的代表巴爾丁在關心而詢問着南俄古老的鋼鐵工廠。那熱烈的回答便是休斯工廠改名斯大林諾鋼鐵工廠的經理，最高蘇維埃代表安得

列夫所說。

在最高蘇維埃所通過的對於指導蘇聯經濟發展的長遠計劃，和千百萬人民的生活與創造力，其中有某些段落落在安得列夫的心靈上引起了一種特殊的回音：「恢復頓巴斯的鋼鐵工業和德涅泊地區，要建造三十座鼓風爐，使它能年產生鐵總額九百萬噸，銅八百萬噸並建造軋鐵廠五十八座。」

這些簡括的數目字對於安得列夫意味着一切。因為這些數目字包括了南方老鐵工廠的鼓風爐鎔爐和軋鐵廠也就是做爲一個工程師與布爾什維克的安得列夫所負責的工廠應該恢復起來的。

在會議當時，在各代表和來賓中，安得列夫遇着了幾年前同在工礦學院學習的老友。並且，正如先前訪問莫斯科之便一樣，他前去看了看工礦研究院——工礦學院是二十年代所叫的名稱——以及他曾經以工程師的職銜開始工作的「鐮刀鐵錘工廠」。

他的學生時代，那青春的時代，是和蘇維埃共和國的青春同共步伐的。那是快樂而輝煌的日子。他回想起斯羅冒尼特尼大街工礦學院的宿舍，一無所有的四壁的房屋，對於前途的滔滔不絕的激動的爭辯和討論。在那裡，在香煙煙霧的繚繞中，孕育着大膽的理想，新時代的命運正在形成着。年輕、熱情，充滿了活力與雄心的工礦學院學生雖



然過着艱苦而飢餓的生活，但面對着國家的將來，他們深覺莫大的幸福和愉快。

他們就是國家的將來。

這些十月革命時期的兒童，這些年輕的，眼睜睜渴望着將來的，穿了俄羅斯式的高領襯衫或褪色的軍衣——這是內戰時期的紀念品——的學生們還只有很少的一點生活經驗。可是他們都已經秉賦了新的精神——誕生了他們的時代的最寶貴的一面。這些未來的工程師，地質學家，冶金學家，礦物開採家，工業管理人，政治家，詩人——他們超脫學院課程的狹隘範圍，以青年人所有的全部熱情爭論着時代的命運，俄羅斯的命運，以及他們自己的命運。（在深夜裏從斯特羅曼尼特尼大街學生宿舍的窗口可以聽到A·法捷也夫朗誦勃洛克的詩「十二個」的年輕的聲音，法捷也夫其時是安得列夫的同班。）

三個青年工程師於一九二五年被派往莫斯科「鐮刀與鐵錘」工廠工作。

總工程師拿着這張派遣安得列夫到廠工作的紙條良久地在手中捲弄着。

你在乎到底在什麼部門工作嗎？——熔鐵爐或是一個臘腸工廠？」總工程師乾笑着問。

「我想製造鋼鐵！」安得列夫說。「製造鋼鐵！」

「好吧，就試試看，」總工程師冷冷地說，於是送他到熔爐部。

可是，他真正開始製鋼却在過了一些時候以後。一個年輕的，沒有經驗的工程師，他在這熔爐部往來注視着年老的熟練工人在熔爐前面進行那神奇的動作，他老遠地站着，很嫉羨這些人。很長的時期中，人家都沒有給他一個接近熔爐的機會。只是有一天一個熟練工人病了，沒有別人代替他的看爐工作，這年輕的工程師才被允許代替，他勝任地履行了工作。

這樣，他就學着了製鋼。不過是普通的鋼。終於須要轉到生產特別鋼的時期來到了，人們學着怎樣製造與現在所實行的工業化計劃宏偉規模相稱的此種鋼的生產。

在那些年代中——斯大林五年計劃的初期，——年輕的蘇維埃工程師和熟練工人被派到外國學習——到美國，底特律的福特汽車工廠，芝加哥的麥克·科米克工廠；還有派到歐洲的，到克虜伯工廠。安得列夫到了埃森克虜伯工廠的第六號熔爐部。在那里，他遇着工礦學院同學伊凡·梯伏斯揚。梯伏斯揚繫着皮裙，手拿着鐵鍬或鶴嘴鎬頭，在熔爐前工作着。這是一種沉重而污穢的工作。但是，被德國人戲呼之為「黑小子」的梯伏斯揚毫不在乎，仍然狂熱地勞作着，好像他覺着，在這工廠裏他所化去的時間，每一天，每一秒鐘都是非常寶貴的。他決心要學會所有鍊鋼應該知道的事情，於一切機

會下，取得資本主義的每一種有價值的技術，他並勸告同志也這樣做。

安得列夫明白了工作應該從最下層做起。把榮譽收在口袋裏，忘記自己那一張工程師的文憑，忘記自己在國內曾經執掌過一個部門的事——把這些都忘記了，取得忍耐，穿上皮圍裙，找一把鐵鍬，慢慢地向前幹去。

鎔爐部白天的工作結束以後，安得列夫便換上衣服去到實驗室或圖書館，或者就坐下來做工作摘記。現在這位工程師渴望地堅決地，有信心地，希冀盡量吸取他所得的經驗。他和其餘的工程師在熱誠而友愛的空氣中住在埃森的蘇僑區，由他們接到的簡括的電報報導中追隨着他們自己國家的生活消息。那些電報說：斯大林格勒出產了一種十五——三〇馬力拖拉機的實驗樣品；在車爾雅賓斯克已經勘测好一塊地方擬修大工廠；測地學家已在馬格尼那亞山脚下開始了工作。

這些年輕的蘇維埃工程師鋪開了一張遙遠的祖國的地圖，就很興奮地去找尋那些將要變為社會主義工業的重要中心地帶。馬格尼托高爾斯克和庫茲涅茨克斯特洛其時不過剛剛出現在建築藍圖上，他們費了很長時間才找到馬格尼那亞山和在其附近將要建起世界有數的大工廠的西伯利亞小市鎮古爾也夫。只在不多幾年之後，人們才聽慣馬格尼托高爾斯克和庫茲涅茨克這些地名了，而在三十年代的開頭這些字眼和它們所代表的意義

方始產生。

現在，當我們經歷了一次所有我們的物質與精神的資源被嚴重攷驗的戰爭以後，經歷了我們力量的偉大顯示和斯大林工業化政策的決定意義之後，當我在一九四六年寫下這些話的時候，我想起了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七日，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工廠開幕的時候亨利·福特的久被遺忘的一次訪問。這位發財的商人簡短地斷言說俄羅斯在開始建設了，在他看起來，這種建設根據什麼理論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因為事實最後一定會說明自己。美國工業大亨之一的商人如亨利·福特是無疑地認為建設中的困難事實會挫敗我們；他確信俄羅斯人是不可能達到近代工程的最高標準的。

我於此將離題一點再引一段另一美國人所說的話，他是一個名叫斯瓦金的測量工程師，這位普通的美國人是遠在我國實行第一屆五年計劃的時候就生活在我國的。他參加了建設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工廠。無疑的對於這樣一個以為買賣就是買賣之美國人的斯瓦金來說，無論在什麼地方——在南非洲或伏爾加河畔去測量建設地點都是無關緊要的。斯瓦金從不想到政治的問題，他是在全力地幹他的工作，照常拿他的薪水。這位灰白頭髮的工程師穿着一件長長的衣服，在他那寬大的衣袋裏塞着一捲工作圖或一隻滑尺到處忙着。

我於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七日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工廠，當第一架十五——三十馬力的拖拉機剛從運送機上卸下來的時候看見了他，這個拖拉機是以後年產五萬架的拖拉機之無盡洪流的第一輛。那一天，講到這五萬架拖拉機時，斯大林同志恰當地比喻說，五萬架拖拉機像五萬顆砲彈在蘇維埃的農村裏摧毀腐舊的布爾喬亞社會而照耀出一條走上新的，社會主義秩序的前途。

我不知道斯瓦金工程師在這一剎那間是怎樣想的，我不知道當那第一輛拖拉機在蘇維埃國土上軋軋亂響的時候，而對着這情景，他有什麼想頭和感覺。他默默地站着望着這機器，和一大堆擁擠興奮的人羣。一年以後，我又在哈爾科夫拖拉機工廠遇着他，那是這座工廠開幕的時節。其時這位默默寡言的美國人有一點變了樣子。從來不接見新聞記者的，從來不在公開場合講話的他居然要求發言。他說像拖拉機工廠開幕這樣事情的意義是不能單用金錢來估計的。

「河流，」他說着，用心地構想着，「幾世紀來在它的天然河道裏流行，時時改移河道，變得更對人類有益。同樣的，個人甚至國家民族也是如此，有時它們以最大的努力改進其生活却並不限於只在陳舊的道路上按部就班地向前走。……每一個國家在過去幾世紀的文明進展中有着自己的使命。有些是在工業方面，有些是在政治方面，還有一

些是在藝術或科學方面。而我覺得蘇聯的使命就是要告訴給全世界說人類的友愛的確是有一種較好的方法可以達到的。」

這位美國人是看到了大工業如斯大林格勒，馬格尼特高爾斯克，庫茲涅斯克，車爾雅賓斯克等工廠是不僅僅生產機器和鋼鐵的；它們還在重鑄人類並改變國家。他覺得這些工廠——鍊鐵與鍊鋼廠，汽車與拖拉機廠——都是爲着同一目標而工作：是以一種新的精神培育我們的人民並把我們的國家轉變爲一個强有力的工業國。

四年以後在一次鋼鐵業工人大會上，斯大林同志（講到關於冶金的一般問題——這一國民經濟中的基本要素）以如下的簡約詞句總結成績說：「……我們已贏得了一切事物中最寶貴的東西——時間，並建立了國民經濟中最有價值的一部分——全體服務人員。」

一九三七年，在一次克里姆林宮招待鋼鐵業和煤業工人大會上，斯大林同志提議向那些全部國民經濟所賴以生產發展的中下級執行人員舉杯祝賀。

工程師安得列夫，當時是一個鎔爐部門的主任，參加了那次有歷史意義的大會及其後的歡迎會。同年，他就被重工業人民委員會召去畀予新的職務，這回是在頓巴斯。他並沒有立刻接受。他是非常醉心於他所領導的那個鎔爐部的。因爲，他畢竟是許多年來

把這部門培養壯大的人。他從這部門的地基直至天窗都是十分徹底了解的。而且，最重要的，他了解工人們，工人們也了解他。

指派安得列夫擔任斯大林諾鋼鐵工廠總工程師的命令已經簽了字。但接見他的重工業人民委員會部長耐心地等候他的回答。

「我深感到你是一個很有經驗的人，」他這樣說，並且，好像他已洞悉了這位工程師預想到脫離熟悉環境時內心中會有的騷擾，於是又說：「爲什麼不去試一試新的？」試試新的……於是安得列夫到了頓巴斯，到了斯大林諾工廠，到了南方最老的這座鋼鐵廠。

約翰·休斯是該廠最初的主人，他是一個英國商人，是從沙皇政府得到無條件許可去掠奪頓巴斯的。

「今天當我去看老休斯工廠——現名斯大林諾工廠——我看見那里已經沒有我以前所見過的一點痕跡了，」這是科學院會員M·A·巴夫洛夫在他的一個冶金學家的回憶書中說到的。

當前世紀的八十年代，巴夫洛夫那時是工礦研究院的學生，被派往休斯工廠實習，他看到只有幾座原始型式的小鼓風爐。另一個同在休斯工廠工作並取得經驗的學生便是

後來的科學院會員格拉姆·格里馬洛。他爬進當時正在裝設中的鎔爐裏面測量各種尺寸，做出他自己設計鎔爐計劃的紀錄。

工程師安得列夫，是巴夫洛夫（教他鐵類冶金學課程的）和格拉姆·格里馬洛的學生（他是在這人領導下完成其畢業論文的）在兩位老師的半世紀之後來到了這古老的鋼鐵工廠。其時，老休斯的鎔爐已經只留了一點陳跡，在地上有一處稍高的地方說明了有過一座鎔爐的存在。這工廠在各次五年計劃中重建着。總工程師安得列夫的任務就是要使鎔鐵爐繼續近代化，把它們變成最現代的設備。

安得列夫把自己的全心都貫注在這艱苦而動人的工作中。最大的困難在於完成生產計劃同時又必需改造鎔鐵爐的雙重任務。他循着這樣的道路苦幹了三年，工廠在眼前是逐漸的改觀了。這任務需要極大的毅力和韌性，要無限的忍耐直到所投入鎔爐的努力和辦法開始結出果實為止。在四十年代初期這工廠就開始出產特別鋼了。就是這樣，戰爭得到了它的幫助，它並且又生產鐵、鋼以及軋鋼直至戰爭結束，從未間斷。……

一九四一年十月，戰事不幸地轉移到接近頓巴斯的地方。安得列夫接到命令準備撤退工廠。設備裝箱東運，不能移動的就炸毀破壞。這是他一生中所受最嚴厲考驗的時期。要來破壞自己雙手的勞績，要破壞經年艱苦努力的果實，幾乎是他所不能忍受的。



一列車一列車的人員和裝備向東輾轉而去。斯大林諾工廠的一千五百職工和他們的眷屬到烏拉爾區去了。對於安得列夫，這是考驗的時刻。無休止的高度緊張的工作，他做着放棄工廠最後命令到來以前的工作，放棄工廠的命令到來以後——這最重要的事件——要使工廠變為無用。到了最後的一瞬間，只要鎔爐還在活動着，安得列夫和那一部分職工們便都眷戀着一種希望，就是希望破壞工作終於成為不必要，希望前線上能夠抗拒敵人的壓力。然而，決定的日子來了，安得列夫接着區黨委的電話。經過一刻簡短的對話以後，他命令鼓風爐部和鎔爐部的工頭把鎔爐熄滅，關閉了所有的通風並切斷鼓風管。安得列夫正在忙於收拾辦公桌各抽屜時，鼓風爐部的工頭沙里進來了。桌子上放着一疊皮面摘記簿。對於安得列夫，再沒有比這些摘記簿更珍愛的了。在這裏面，天復一天，月復一月，年復一年，他都記載着工廠的生命發展，它生長的整個動人歷史，它的每一個工作部門。

他翻開最上面的一本，讀着裏面記載的他初到該廠就職總工程師時的日記。

他是那樣的專心，很久都沒有覺察沙里辛站在跟前。最後他才抬起頭來。簡短地問：

「怎麼回事？」

沙里辛表現出內心難過的樣子，用他那一貫粗的嗓音說：

「嗯，我們完成了！現在它們都堵死了……」

他說着鎔爐就像是講活人似的。他從安得列夫肩頭望去，看見了那些眼熟的摘記簿。

「嗯，」順着他的眼光，安得列夫說，「我正在檢看一下這些本子呢。我們已經完成了很多工作。亞歷山大·尼科拉也維奇。我想起最初接過這廠子的時候，對於主要修建的事是——多麼堅決。」

工程師沙里辛也有他自己的記事本。他從衣袋裏掏出一個日記本，那是一本時常帶在身邊的粗劣而捲角的小本子。

「這是我的不足述的生活記載，」他苦笑着說，「這是我做的關於三號鎔爐的記載，不是嗎？」

他們於是談着工廠的工作，回憶它在不同時期中的進展，好像他們是在準備着生產會議，而不是即刻去用一聲爆炸使這經年建設的工廠同歸於盡。

後來，安得列夫一個人留在屋裏從開着的窗口凝視出去。忽然有一個震耳欲聾的哨聲響徹天空，從矇矓的軋鋼廠下層出現了一輛機車漸漸地加快了速度。它呼哨着馳奔在廠內的軌道上。安得列夫這才驚起。這時候震耳的哨聲響遍各處好像在回答這第一輛機

車似的。啊，是了，這是放棄工廠的一般信號。說實在的，這還是他親自下的命令呢。安得列夫想到這些火車頭——新的，舊的，煙霧薰黑的，污穢滿身的，低車身的，輕便的；它們都爲工廠盡了自己的力量，它們曾經拉過無數斗車的鎔鐵，礦石，焦炭和鋼條。他聽着舊機車低而啞的噪音和新機車輕快而驕傲的鳴聲，新機車閃爍着鮮綠色還沒有被煙塵染污。後來立刻全都靜下去了。尖叫聲停止，只有隆隆開出廠院的包繞在黑煙中的機車重濁的喘哮聲音可以聽到。

他緊張地傾聽着漸次減弱的機車哨聲，等着這聲音終於完全休止的時候，就覺得內心裏彷彿有什麼東西確然和這聲音一起飛去了似的。

「帕維爾·瓦西里也維奇，」從他後面傳來一個聲音，「到時候了。」

他迅速地走到窗前。是的，是到時候了。……

他把牆上釘着的工廠工作計劃表摘下來捲好，一塊淡色的空處留在掛計劃表的地方。等着別人都離開房子以後，他又回到窗口，悠久地向全廠作一次最後的巡視。他站着一動也不動，幾乎不敢呼吸，凝視着因雨而發亮的廠房屋頂，凝視着在上面已沒有藍色螺旋狀煙雲而顯得奇怪的鼓風爐。他們已經在慢慢地嚥着最後的一口氣，而那龐大的鎔爐裏包孕着的鐵塊也在漸漸冷卻。閉塞着所有的通風。這是曾經化了七十年的時間才

培育出具有這樣優良的鼓風爐和鎔鐵爐，輾鋼廠和送風機的工廠，而現在這個幾代的勞動和思維的成果，我的和你的半世功勞，這一切都不得不毀於一旦……

是的：在幾秒鐘之內，它將爆炸，毀滅，成爲完全無用的廢鐵，連一公分有用的成品也不能讓它落到德國人手裏去。

公路上擁塞着載重車，小汽車，手推車，馬車，甚至於孩子的推車。人們在沉默中走着或坐在車上，濃重而稠密的人羣充塞道路。安得列夫一路沉默着。出市七公里以後，他從慢行的車子裏走下來，爬上路旁的一座小山，回頭翹望，也許這是最後一次地翹望着市區，望着他的工廠。他站的地方是一個極好的瞭望處所。不時地有紅色的火舌在煙霧中從裂口處閃現，沉悶的爆炸聲連續傳來。濃煙慢慢升起於工廠廠房和全市區。那是焦炭化學工廠！着火的柏油精和煤焦冒出濃密的黑煙。大地震慄着似乎要沉下去了。爆炸的沉悶吼聲在安得列夫的心底引起回音。去遙望那市區上籠罩的灰色陰霾，傾聽那隆隆的爆炸聲是可怕的，站在雨地裏，泥濘中回首凝視留在那裏的孤寂而死滅的遙遠的工廠更是可怕的。

斯大林諾工廠的設計室主任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莫基列夫斯基是趁着第四趟東開的撤退列車離開城市的。工廠的案卷——建築藍圖，圖表，計劃這些記錄着工廠全部技術史的文件——是委託給他照管的。

在十月七日的早上，安得列夫把他請來交給這個任務，說：不惜任何代價保全建築藍圖。

「不惜任何代價，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明白嗎？」

「明白，可是，我把它們帶到什麼地方去呢？」

安得列夫沒有即刻回答。他面目瘦削並且兩眼充滿了煩悶的憂慮。

「什麼地方？」他應聲說，站起來走到地圖前面。「帶到烏拉爾去，帶到西洛夫鋼鐵工廠去。」

他們不愧為工程師，兩個人都把這件事看做賦有頭等重要意義：保全建築藍圖就是保全工廠的技術的頭腦。他們避免說如像「德國人」或「退却」之類的字眼。他們不能使自己去思想，休說去講了。

同日的正午，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到車站送他妻子和女兒乘第三趟滿載撤退者的列車東去。車開行後，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如釋重負地嘆了口氣。現在，妻子

和女兒是在走向安全的道路上了，他就可以無所掛牽，來安排執行安得列夫的命令。

他返回自己的住處以後，覺得這地方顯得奇特而陌生。各處的門大開着，紙屑拋了滿地，餐室裏的桌上有一塊深藍色的項巾，這是他女兒忘記帶走的，在褪色的糊牆紙上顯出很多印痕，這是妻子帶走了的家庭照片曾經掛過很多年的地方。被棄的，四壁空空的房子顯得十分抑鬱。妻子給他準備出發的事物是多麼週到啊。有麵包，乾果，餅乾，一盞手帕，幾盒煙草——都是整整齊齊地包好，便於裝起來就可以行動的。他衣箱裏的衣服，毡靴，皮帽，仍然洋溢着樟腦氣味。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走到書架跟前，從他那豐富的藏書中揀了幾本必要的書。多少年來，他不斷的搜集書籍，大多數是屬於技術方面的。此刻他找出一本「蒸汽機教程」，一本厚厚的繪圖靜力學，「設計與企劃」還有九本「機械詳論」。

馬上廠裏的管卷員，老謝魯狄羅進來了，幫着他把行李拿到工廠。走在路上的時候，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才想起來，忘記關那隻通向花園的門了。剛要轉身回去的時候即刻又改變意思——現在大門開着或關着還有什麼關係呢。兩個人走近工廠的時候，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覺得自己的精力都恢復了。老謝魯狄羅簡直跟不上他的步子。在設計室裏莫基列夫斯基覺得非常愜意。這就是他應該歸屬的地方。裝滿櫃子櫥子

和書架上放着成千成萬張建築設計藍圖的這些房子就是他的家。

他在老謝魯狄羅和製圖員們的幫助下徹夜地將材料忙着分類打包。三萬五千張設計藍圖，其中有些是他自己動手設計的。他的一生都在這裏，從四十年前第一次踏進這一部門坐在製圖案子的一天起。他開始是做一個製圖員，在紙上抄繪別人的思想結晶。後來成爲製圖設計員，漸漸的又掌握了設計的藝術。最後他把自己的觀念表現在紙上的日子到來了。

快要天亮的時候，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和謝魯狄羅才躺在已包裹好的箱上稍事休息。晨曦開始從防空用的帷幕罅隙射了進來。管卷員謝魯狄羅先起身，爲怕驚醒他的上司，翹着腳跟去把窗帷揭起，打開窗子。

立刻，製圖員們開始撤運包裹好的箱子和櫥櫃送往等候着的卡車上。於是終於這兩位老年人，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和謝魯狄羅又被剩在這現在是空無一物的房子裏。他們相對默坐一忽以後，謝魯狄羅，那年邁的蒼灰頭髮的謝魯狄羅突然伏在他的上司，亦即他的老友的肩上痛哭起來了。設計室的四壁是空曠而寂然的。

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和他的藍圖所乘的貨車車廂是舒適而設備齊全的，甚至裏面還裝了一個鐵火爐。因爲他們畢竟是要到那嚴寒而多風的烏拉爾去的呀。

第四趟列車本來是要取道斯大林格勒東去的，但它到了里卡亞車站的時候，由於斯大林格勒的各線路都被車輛佔滿了，所以改道前往高加索。很多撤退者都下了車，經最近的道路前往斯大林格勒，從那裏再轉赴烏拉爾。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和他的三萬五千張藍圖獨自留在車廂裏。這圖表，他是不能丟給不可知的命運去擺佈的。他吃驚而震動於突然走來的葉里明，葉里明是工廠建築部的人，一進來就說自己要伴着他一道走。葉里明是一個上了歲數的人，但庫茲瑪常常親密地叫他爲約夏。

火車一直是忽停忽走的。每次走不到幾里，就在草原中停下來，成幾個鐘頭停着。到處是凌亂的情景。人們的生活被戰爭無情破滅的景象到處可見。母親在路軌旁邊哺育嬰兒，孩子們沿着路堤打鬧，年輕的姑娘把頭髮辮起來，有人唱一支歌子，有人談着情話，只有老年人坐在他們的行李捲上，悲愴地凝望着秋日的灰色天空。

然而，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在這避難的人羣中並沒有迷惑。他沒有讓他的精神沉溺在這周圍的磨難與痛苦景象中。他所有的精神與所有的力量都已集中在保護工廠的這一批珍貴財產并把他轉移到安全地帶的任務上了。

七天以後，列車到達巴庫。然而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的不安并未就此消除。其實，這不安還是剛在開始呢。大量的運輸車積壓在巴庫。并且每天還在從烏克蘭和頓巴



斯流入更多的運輸車準備海運遠走。他的藍圖得到裝上一隻汽船的允許；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得要找着負責海運的人，還得說服他這些箱子是如何必須妥為保存的道理。這并不是容易的事。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發覺自己被那些寬肩膀粗閘聲音的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們擁擠着。他們那拳頭在海運處主任的辦公桌上揮擊，掏出動人的文件來，等到這種要求與威脅完全無效的時候，他們就轉而為甜言蜜語的奉承。就是這由威脅轉而為奉承的突然的轉變使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覺着比什麼都值得驚奇。他不禁讚嘆那些小伙子們真會辦事。他們甚至於連聲音都變了！這在他，却是無法可想的。他是既不知道怎樣去威脅人。也不會向人求情或花言巧語的籠絡人。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也很驚服於海運主任對於這些纏夾不清的人們之應付辦法。無論是拍桌打櫬的威脅或是甜言蜜語的好話他都能不為所動，速迅而堅決的做出他的決定——行或是不行。

「唔，你帶着的是什麼？」他問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什麼貴重東西呢？人嗎還是物資？」他粗聲而迅速的說，使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很吃驚。

「哦……建築藍圖，」他有一點怯弱地說。「是工廠的藍圖。」在衣袋裏摸索着找出幾張紙片，但那位公務人員揮手止住了他。

「什麼貴重東西，我問的是？」

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於是開始敘述他的遭遇，怎樣乘了第四趟列車離開斯大林諾，火車爲什麼在里卡西站轉往巴庫等等。在那冗長的故事中，有一件事情是很明顯的：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曾和他的無價之寶的藍圖一起被單獨留下。這時候，他第一次地，在這位憂慮面孔的青年人的無情凝視下，感覺到對自己那些藍圖的貴重性起了一種猶疑的成分。這想法爬上了心頭。

「要是我們先送你到烏拉爾，然後再把藍圖運去怎麼樣呢？」

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搖搖頭。「我和藍圖一起，」他莊重地說。「我和藍圖是不能分開的。」

「吃過飯了嗎？」這位公務人員突然問他，伸手到抽屜裏取出一塊夾肉麵包。

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道了謝。他是早吃過早飯的。公務人員吃着夾肉麵包，一手按着電話聽筒好像隨時都預料那鈴聲響起來。注視着前面這個鬍子灰白而修剪得很整齊的公民。

「不能分開，」他笑着自言自語說，這種情調也許今天還是第一次。「請接碼頭辦事處，」他向受話器裏說，並記下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裝貨的車號，命令什麼人把該車的貨物裝入「少共團員」號船上。

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的三萬五千張藍圖於是和羅斯托夫銀行的貴重物資裝上一船隻。搬運的水手們把箱櫃搬到甲板上以後，就一個一個的垛起來，用一根鏈子縛着向艙洞下放，他們好像搬運土豆袋子似的那樣輕忽。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不能忍耐地看着這些人如此漫不經心地處理自己的藍圖箱。這些東西，在水手們看來不外是一批貨物。而對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來說，則實在是足以代表他的一生。一隻盛滿藍圖的櫃因為搬壞而打開了，藍圖掉了出來。當老頭子看見一捲一捲的藍圖飛在空中的時候，他吼叫得這樣憤怒，致使每一個人都驚訝地望着他。穿着灰色帆布罩衣的水手們和監督裝艙的矮胖結實的工頭瞧着這位瘦老頭子在碼頭上跑着，胸前抱了一大捲藍圖，嘴裏細聲地發出葦笛似的叫着：「我的天哪，你們這是幹的什麼事？」

水手們急忙揀起散落的紙張，祇是爲了安慰這位斑白的頭髮在風中盪揚的怪老頭子，并且溫和的架着他的兩脅走過跳板送上船去。

在克拉斯諾伏德斯克，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的貨物——就是那三萬五千張藍圖——被卸在碼頭上，蓋上油布。那時候天氣還暖和，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和約夏就睡在這些貨物上。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整天的走訪每個火車站的站長，耐心地解釋裝運他的貨物是如何的重要。他想，只要這些站長一旦明白了圖表的價值的話，他立刻

就可以得到一輛車皮供自己使用。或者竟是兩輛。然而竟沒有車子出現。有的是更重要的貨物待運呢。不久，碼頭上的人們如更夫，扛工，電話連絡員就很快地認識了他。每天早上，他總出現在連絡處的門首開始客氣地說：「我再來請求你……」不過在他更多申述理由之前總是被一些字眼如：「糧食，煤油，棉花，」等緊迫待運的物資回覆轉去。

一天一天地，糧食，煤油和棉花裝上火車，運往東方。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很明白這些運載是應該比其他一些東西都當先的。有一天連絡員把一張最近的戰報放到他面前給他看。

「你看看現在前線是什麼樣子了，而你還要拿你那倒霉的廢紙箱子天天麻煩別人。什麼東西都快快要毀滅的現在，誰還活見鬼要你那些圖表呢？……趁早扔到海裏再不要念道這些了吧。」

老頭子把這張公報念了又念。是的，前線的情況是很不利，的確很不利。全部頓巴斯所剩的只有一小塊地方了。戰線接近莫斯科……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這個瘦削的老頭子，穿着一件長上衣，良久地站在他故鄉的地圖前，凝望着那條橫貫整個國土從北冰洋到黑海的曲折線出神。他立在那里，覺得很奇怪的是情形怎麼就會真的這樣壞，真

的和他那三萬五千張藍圖竟是對誰也沒有用項了嗎？然而，要是真的像連絡員所說的，什麼東西都快要毀滅，那麼何必還要操心這一批紙張呢？設法弄車皮還有什麼用處呢？而且，甚至於就是活着又有什麼用呢？……他找了一陣，終於在地圖上找到工廠預定撤退去的那個市鎮。這距離前線是多麼遙遠啊！他得要翹起腳跟來看那個隱藏在烏拉爾羣山中的小黑圈。但是，還沒有等他想像這座正在開工了的工廠，鐵水從熔爐裏倒出來，製造坦克用的鋼在熔爐裏化鍊着……等等景象停當的時候，他已覺得胸中頓釋重負，也覺得自己和那三萬五千張藍圖還是有用的這一概念又復爲他所有了。是的，他須要活着，以完成國家所託付給他的任務，他須要保全這些藍圖。

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是很知道現在當國家正處在危急情勢中的時候，煤油，棉花和糧食自然是頭等重要東西。但同時他也沒有放棄終於可以得着一輛車皮的希望——他已經不再夢想要兩輛車皮了。

在第三個星期的末尾上，他得到車皮了。是掛在一列特急運輸車——五十四節油槽車——後面的，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的车皮就當做第五十五節跟在後面。他高興透頂了，就給烏拉爾的安得列夫拍了一封電報：「承鐵路當局關照，已順利東行。」他覺得此刻來奉承一句是沒有什麼不好的。該電報到達烏拉爾新工廠的時候，引起了一陣歡

欣。慶幸老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竟還活着，而且只要是他還活着也就意味着藍圖的安然無恙。安得列夫打發了一個人去找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帶給他錢，食物，和毡靴。但是裝運這三萬五千張藍圖的車皮又被擱淺。

在阿爾里斯站，第五十五號車皮被摘開了，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又一次被催促單身先到烏拉爾，貨車則等以後轉去。但他不同意這樣辦。他要和藍圖一道，否則都不走！他把自己的衣服賣掉買食物，因為他和約夏兩個人都沒有路費了。真的，這裏裝卸車的士兵們從此常常拿一碗白菜湯或一盤米飯給他們吃。他最初總是紅着臉拒絕，隨後就感謝一番，高高興興的吃下去了。他總沒有放棄這車皮會有時候掛在一列車後出發的希望。到晚上的時候就向士兵們講述自己的工廠和故鄉的故事。那是一個多麼有趣味的工廠啊！「而且這就是他的全部歷史，」他便會指着裝有藍圖的車皮這樣說。就是這些戰士們和他們的政治指導員後來說服了一列過路車皮的司機把這節斯大林諾工廠車掛上開走。

老頭子於是勝利了。現在他們終於又就道了。他熱誠地感謝士兵們，懇切叮囑他們將來如到頓巴斯的話請去看看他們的工廠。士兵們很長久的望着這一節去遠了的，且爲這個怪老頭子決不放棄的車子。

有一天晚上，正在大雪紛飛中，這列車又停在離阿拉爾斯克城還有一段路的一處小站了，並且，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的車子又被摘下擱在一條側線上。這對於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差不多甚於是最後的攷驗。酷烈的寒氣和那原野中的小車站屋頂，一切都十分不易忍受。然而，當約夏怯懦地提議要等着過來客車就跳上去，且讓貨車留在此地的時候，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還非常憤怒地盯着他。不過，雖然如此，老頭子的心緒也是很不好的。嚴寒從車箱的裂縫裏吹進來，老頭子坐在箱櫃頂上，成幾個鐘頭地一言不發，外衣裹緊全身，兩腿蜷曲在座下。

這是他所經歷的最長久的一次旅行了。因為在工廠裏就化去了四十年以上的時間。他記得休斯家族的其中一個人——小亞索，他就好從設計室的窗戶眺望全廠。在空閒或深思的時候，他就喜歡鑑賞廠景。這廠景一年一年地幾乎不覺察地變了樣。某些鼓風爐不工作了，代之以更大更新的鼓風爐。而它們的全部——舊的新的，不堪使用的與新建的——都是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的手筆。他給一切這些修建繪製藍圖，因而所有這些設計中的複雜細節也就活在他的記憶裡。

可是，此刻的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常常被一種失望的，被擱淺在這不着邊際的側線上的尷尬情況所苦惱。這時候，他就忙於重新整理藍圖，詳細審視各種圖表或是畫

圖紙。時時停下來重讀舊的設計說明。當他反覆讀着那些褶縫裏因年久而褪了色的藍圖的時候，他感覺到有一種猶如音樂家讀了一段樂譜而沉醉在聲音世界裏似的滿足。因此，後來他也就覺得好過一點。這是一項交付給他的龐大的遺產，他這樣告訴自己。這些藍圖代表着千千萬萬勞動人們的創造力。每一個設計都跳盪着原作者活的精神。整個工廠的生命史，在這些藍圖中可以全部看出——休斯的貪婪掠奪，蘇維埃政權所採取的最初步驟，以及歷次五年計劃中的大踏步的改進。

是的，人們也許會想到，在這樣一個國家命運繫於千鈞一髮的時刻而去斤斤於什麼工廠的設計圖表應該認為是愚蠢的事。可是，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的堅決信念却以為只有心地狹窄的，不想看得比鼻子尖下面更遠一點的那種市儈才是這樣想的。今天，他這三萬五千張藍圖也許只是一種估着地方的重量，何況他還不能給戰爭以任何真實的幫助呢。可是人們還應當看得長遠一些。明天或者後天，當我們贏得勝利的時候，這些藍圖可就要緊得多了。怎樣來復興頓巴斯，難道不用這些寶貴技術經驗予以體現的藍圖就可以恢復工廠嗎？他深信他會活到看見德國人被趕出頓巴斯。「當我們返回斯大林諾的時候，」他想，「當我們重返自己的工廠，并使它重新建設起來的時候，人們會都跑到我跟前來，跑到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莫基列夫斯基跟前來——經理，各部主任



任，和所有的人們——而我就把有着所有測量的藍圖交給他們！」

冷凍和飢餓潛入這個被遺棄的車皮。有時候，約夏帶回一點已經凍成一塊的從路過的兵車戰士們那里討來的稀粥。吃完以後，他就下去打算找一些煤來燒一燒。這，他稱之為小偷。但這老頭子是畏縮使用這麼赤裸裸的字眼的。而約夏則每次準可以帶回一滿桶的煤，從此，車箱裏就可以暖和一陣子，兩個人也好舒服一下。他同時帶回來最近的新聞：一列車向後方開去了，兩列運輸車載着坦克蓋着油布開往前方。現在防寒帽很流行，三碗糧食和一桶鹽就可以換得一頂。……

鐵爐裏的火焰投射出來的光照亮他們的臉，這種溫暖和食物就使得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沉入一種哲學的氣氛中。「你看，世界上有些人是多麼高尚啊！約夏，」他說着，「剛剛不多一刻以前，我還被凍得發着抖而且在想：在這世界上，我們快要被人們遺忘了，於是就只好把付託給自己的重任放棄。我想，這實在是因為你和我，都沒有那種戰鬥的精神呀。」

每天黃昏時，老頭子便跑到鐵路管理機關去要求掛車。約夏，因為是比較年輕而動作敏捷的，所以總是先從那很高的踏板跳下去，然後扶着這瘦老頭子下車來。車站辦事的規矩還非常原始。住在鄰村的電報員，每日只來一次，來了就坐在電報機跟前，發出

必要的電報，等得答覆，完了就回家，要到次日的黃昏才能再來。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覺着在這地方要想解決任何問題也都是白費，所以決定拍一個電報給他們的高級當局。擬具這樣一個電報稿倒使他很費了些時間，因為他需要找一些能感動鐵路當局的字眼，好快些給掛車。他對於頗費推敲而最後完成的電報稿很覺得意；那是一篇以人們的自尊心爲後盾的恰到好處的激勵之言。然而，電報員却似乎絲毫無動於中。他仍然以向來的冷淡拍出這封電報：「請問一問自己的布爾什維克良心吧，」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這樣寫着。這電報是拍給鐵路當局的并附着同樣的一封信給卡洛夫區黨委的。二十四個鐘頭以後的半夜裏，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和約夏被車外的噪雜和鐵鏈擊着車輛的聲音驚醒了。後來便來了一輛輕便機車把宅拉到幹線上掛在一列根據上邊命令等着的列車後。約夏被這一個突來的幸運驚呆了，他以十分敬畏的眼光瞧着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居然就能走，而且是如此痛快的成行！這對於他，無不引爲神奇。但在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看來，這是早在預料之中的。他想不到一個人若提到他的良心和品質的時候還會有別的做法。約夏這一高興，就拿自己的一條襯褲換來一大塊黑麵包，一些乾魚和鹹鹽，他們慶祝着。

現在，他們終於上了前往烏拉爾的道路。他們實在倒也並不打算估計什麼時候可以

到達，但這回是再沒有人企圖摘他們的車子了。嚴寒更加酷烈。習慣了南方氣候的老頭子實在感覺到冷得厲害。有一天，他被這種澈骨的寒冷凍醒。晨光從裂縫射進車裏來。聽着外面有人聲，而約夏正在用力地去打開那個被冰雪封凍的滑門。老頭子從自己的臥舖上爬下來，每一動作都很疼痛，他夥同約夏，用他那乾瘦的肩膀擋住車門的側樑，帮着把門推開。只有這時候，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才意識到自己是多麼老衰而無用的。他脫去無指手套抓緊結冰的車門用盡衰竭的全力拉着。

陽光從敞着的車門射進來，晃着他的眼睛。他的頭轉一轉，想要認出車站的名稱來。「那——得茲——丁斯克，」慢慢地念着。而他起初還沒有意識到這已經就是他所盼望的烏拉爾地區了。這就是目的地。這就是五十九天冒險旅行的終點。他和他的三萬五千張藍圖算是到了！

#### 四

安得列夫所領導的一千五百名斯大林諾鋼鐵工廠工人正在烏拉爾工廠生產着坦克和飛機用的鋼。工程師沙里辛是在不很遠的阿拉帕夫斯克一個工廠，所以常常和安得列夫互通電話打聽那個近日以來他們這些被「流放者」最關心的問題：「什麼時候？」工作

雖然佔去安得列夫全部的時間，但不斷地也常發生想回頓巴斯的思家病。凡在這樣的時  
候，他就跑到設計室的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那里。看着這老頭子給他講述斯大林諾  
和可愛的工廠的時候也就使他興奮。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正在辛勞地整理那三萬五  
千張藍圖。他，也時常問着永遠在所有由頓巴斯來的工人嘴邊的問題：「什麼時候？」  
一九四三年九月七日的晚上，在一次生產會議中，有一個長途電話從斯維爾得洛夫  
斯克打給安得列夫。當鋼鐵工業人民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在那一邊宣讀恢復斯大林諾工  
廠並即刻組織該項工作的命令時，他以過分激動的情緒靜聽着。安得列夫被任為該廠經  
理並須即刻前往頓巴斯實現決定。

「斯大林諾收復了嗎？」安得列夫問。

「戰事正在向斯大林諾前進的道路上進行着。」回答是這樣。

安得列夫提出自己希望帶去的工程師的名單且立即得到允許。於是他放下受話器即  
刻忙了起來。他拍了一個電報給在斯大林格勒的克拉斯尼·奧克特亞布爾工廠工作的工  
程師泰勒索夫要他即刻乘飛機前往頓巴斯。打電話給阿拉帕夫斯克的沙里辛，告訴他第  
二天早上要在斯維爾得洛夫斯克。打電話給這里他那些工程師斯塔羅伏托夫，斯塔羅維  
羅夫，格拉斯科夫，庫爾巴格夫，加米里斯托夫，泰勒辛，要他們於早上齊集車站。他

忍耐地傾聽着他們那興奮的歡呼，但終於打斷它，公事公辦地提醒他們說：

「各人只攜帶最必要的東西——關於各部的技術性的圖表，結實的靴子，麵包……」

在興奮的空氣中，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跑來了。他不知道怎麼也曉得了安得列夫要走，怕把自己忘掉。

「巴維爾·瓦西里也維奇，」他哽咽着說，「我的好巴維爾·瓦西里也維奇，你怎麼能……」

「不要愁，我沒有忘記你，」安得列夫向他保證說。

可是老頭子還不能靜下來。他總感覺到有些不對頭的地方，生怕被留在烏拉爾。不過，當安得列夫詢問起關於藍圖的事情時，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即刻忘了憂愁，神氣活現地回答說：

「我是從老休斯時期以來到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四日一直都在隨時準備好能够移動全部藍圖的……」

次日晨三時，安得列夫躺下去小憩片刻。但現在實在不是睡覺的時候。差不多剛剛睡下電話就響起來了。這回是斯塔羅伏托夫。他致了千千萬萬的歉意請安得列夫告訴他

是否一切已經準定不變了？安得列夫重新肯定回答以後，他又道了謝，祝他晚安才掛上了電話。十五分鐘以後，斯塔羅維羅夫又來電話。他沒有致歉意。

「帕維爾·瓦西里也維奇，」他無力的問。「你睡了嗎？，我簡直睡不着。簡直不能相信我不是在做夢。爲了上帝，請告訴我不是做夢吧。」

「不，你沒有做夢，」安得列夫說。

他剛放下受話器，斯維爾得洛夫斯克又來了電話。

「你還沒有動身嗎？梯伏斯揚要你立刻動身。」

他的妻子爲他準備行程而忙着。他簡捷地拒絕攜帶行李，說要輕裝而行，除了月帶一雙靴子，皮短衣和大衣而外不要別的。當然，還要帶他的摘計簿，那些心愛的摘記簿。他放棄不帶那兩隻衣箱和妻子另外準備的一些靴子衣物等類。要這許多東西幹什麼呢？他是回家去的，豈不是嗎？

「可是你不知道等你回到家裏能找着什麼東西呢？」妻子安靜地說。

是的，他當然不知道。由於某種原因，他還不會想到這些。他現在才認識到他不能斷定家，工廠，甚至於那座市區到底是否還在那里。然而，這都沒有什麼關係。無論發生什麼事情，無論破壞的程度爲何，最重要的事情乃是頓巴斯復歸了我們。

他揀着行囊口，妻子小心地向裏面放置摘記簿，換洗的襯衣褲，幾罐食品，一些麵包。一切都準備好的時候，他簡直睡不下來。就只在屋裏踱來踱去，爲激動和預想緊張着。

第二天一早就和各位同志上了火車。安得列夫前往頓巴斯的消息風傳出去的結果因而站台上擠滿了頓巴斯的人們。鼓風爐工人，鍊鋼工人和工程師們一一和他握手并囑向頓巴斯故鄉代爲致意。他和同行的同志們特別爲送行者所贈的野花束所感動。

在斯維爾得洛夫斯克，安得列夫甚至忙得沒有時間跑到樓上的部長辦公室去，只在樓下打電話給副主任委員：

「怎麼！你還在這裡嗎？」這便是副主任對他的寒暄。「馬上到飛機場去。飛機在等着呢。梯伏斯揚不讓耽擱！」

當晚，他們的飛機在莫斯科降陸。安得列夫一直去到人民委員會，才發現梯伏斯揚已經離此往頓巴斯去了。安得列夫和他的同伴在一個避彈室裏過了一夜。他們躺在地毯上，大衣當褥子，行囊做枕頭。次日黎明便啓程往頓巴斯。飛機在斯塔羅拜爾斯克着陸：斯大林諾的機場還沒完成起地雷的工作。那一天，在斯塔羅拜爾斯克和伏羅希洛夫格勒的機場每隔幾分鐘便有飛機降陸。他們是從各個方向來的，給頓巴斯帶來了黨的工

作者，工廠經理人，煤礦託拉斯的首腦人，工程師等等……

火車——或者無寧說是一隻長串的機車——於午夜以後離開斯塔羅拜爾斯克前往伊那其伏。安得列夫和他的伴侶們坐在煤水車的一堆煤炭上，算是極豪華的乘位。他們在自己所熟習的南方的天底下，軋軋前進，安得列夫向後望一望那些機車看見旅客佔滿了所有的機車身和煤水車。這些人就是回到頓巴斯的工程師，黨的工作者，建築家，教師等等。

從依那其伏他們乘着卡車到斯大林諾。他們一路上都是立着，互相依靠着的，而且靜穆地眺望展示在前面的故鄉全景。戰壕裏倒置的大砲，被燬的車輛，殘破的坦克，火煙薰黑的土地，燒焦的樹叢——這都是他們第一次才看見的。正在斯大林諾市區的郊外安得列夫瞥見一輛無蓬的吉普車，後面坐着的就是梯伏斯揚。他跳下卡車奔向那輛車子。「我剛在那里的，」梯伏斯揚說着，當做對這位老友無言的詢問的回答。

「如何？」安得列夫急切地說。

「怎麼樣？破壞得很厲害嗎？」

「够厲害了，」梯伏斯揚說。但他還不曾展開話題。他顯然是不願意使安得列夫太難過了。「够厲害了，」他重複了一句，然後溫和的加着說：



「你去看一看吧，仔細研究研究。……」

至此，他們便分手了；梯伏斯揚到馬其也夫卡，安得列夫到斯大林諾。此時距該城收復後剛剛只有八天。他們馳車經過還有幾座建築物尚在冒煙的阿爾托莫夫大街。後來就開往他們自己廠址所在的那條街———由此到自己的工廠。在他們那種將要重見故居的喜悅，興奮狀態下最初都沒有看見這樣無可比擬的，可怕的破壞。

工廠的地上長滿很高的野草。牠們不僅長在院子里而且長在被炸燬的柱子腳下，也長在被燬的鎔爐旁邊，長在鐵道當中；茂草纏繞着猶如受了傷的生鏽的柱子，生鏽的廢鐵軋軋然響着。這種軋軋的聲音，這茂密的野草，這焚燒廢鐵的氣味，每一件東西上滿沾着的灰土，構成了一種死滅的可怕景象———正如一個工業巨人的死滅。那座安得列夫，泰勒索夫，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沙里辛，葉克托夫，斯塔羅伏托夫所熟悉的工廠，那座漂亮的工廠，年紀雖老而精神却新的工廠現在是不存在了。廠房，機器，鎔爐所有這一切都變為一堆變狀的廢鐵。正如這巨人已躺在他們的腳邊，被擊燬，被打殘。他們低聲訴說着一若怕驚動了這可畏懼的寂靜。而當他們緩步走着的時候，痛苦與憤怒充滿了整個心境。

鳥兒在那剩下的鎔爐殘骸裏築起窠巢。當人們走近的時候，牠們便飛入天空，那悲

瑟的振翅聲是這廢墟荒原上的唯一的生命之標記。風吹動着生了鏽的馬口鐵片；曾經是強大有力的鼓風爐，此刻則被蝕而變形，半覆着沙石和糞土，成了這樣一幅令人不忍卒睹的可悲景象。

沙里辛還在鼓風爐部；葉克托夫到鑛鋼廠，泰勒索夫則跑到鑄爐部去。……

自然，安得列夫還沒有來得及擬具一個行動計劃呢。但這個首先的巡視是雖粗略而印象却極深，他已經留心暗記着使工廠復活的各種可行的辦法。在往回走的時候淌着沙里辛。

「你知道吧，帕維爾·瓦西里也維奇，」沙里辛這樣說。「三號鑄爐的磚基還是完好無損。」

那是第一件，而且又是最確切的生命跡象。後來，安得列夫又看見葉克托夫，葉告訴他說有一座鑛鋼廠，雖然被壞了，但還不是全沒有希望。於是他又跑到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那里。

老頭子正和別的幾個老人在一起呢。他曾經看過鑄爐部，認為首先要做的是重建第一號廢墟的地基。他提議拍電報到烏拉爾請將地基藍圖用飛機送來。同時，他和幾位老人就着手測繪。後來，曾無數次地，安得列夫，各部主任以及修建工人爲了庫茲瑪·格

里高里也維奇的加意保全了工廠藍圖而不斷地遇事就向他祝賀這功勞。在爲生產好鋼而奮鬥的口號下，一九四三年的九月十五日該廠又復開了工，三萬五千張藍圖爲該工廠贏得了最寶貴的因素——時間。

安得列夫巡視一週以後，就跑到工廠住宅區他所最喜歡過的一條街上作一次散步，因爲那是充滿花香的一條街道。花街——從前就是這樣的名字，甚至德寇侵佔時期也是叫花街。但現在是早沒有一朵花了，並且很多房子也被燒燬。

那一天，他所遇着的人們都顯得老了不少。看起來，還不只是工廠，它那鼓風爐和軋鋼廠，而是全工廠區的每樣事物，連人也在內，都變得瘦的像是鬼了。

那一天晚上，安得列夫召集了一次工作人員大會。似乎是由於某種奇蹟而遺留下來的俱樂部裏盛不下這麼多渴望來看他們的從烏拉爾回來的同志的人們。所以把門大敞着，大羣的人就站在外面熱心地靜聽從俱樂部很暗的屋內發出來的每一個字眼。當然，因爲此刻還沒有電。一盞石油燈便是唯一的光亮。鼓風爐老工人但尼拉·阿爾基波維奇兩手端着這盞燈，照着安得列夫的臉。

「我已經看過我們的工廠了，」安得列夫開始說。「我看到了一切破壞。」他停住了。

每一個人都在緊張地等待他繼續下去。他們知道這工廠從前是多麼好，後來變成了什麼樣子的。俱樂部大廳裏這時寂靜得連安得列夫都能聽到人們的呼吸。

「可是，」他說着，眼睛嚙向暗處前面人們的臉，「可是，」他有力的重複着說，「工廠是要活起來的！它一定要活起來！我們布爾什維克黨員要使他活過來！」

在座的幾百人和門外站着的人們中起了一陣可以聽得見的輕鬆的嘆息。工廠是要活起來的。……這些人，他們曾忍受了德寇統治的恐怖，這些人，不論是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他們是在這塊地方誕生，成長，他們在這工廠鍊鋼冶鐵——對於他們，這工廠便是一切。鼓風爐老工人手裏拿着的燈在顫抖。「拿高一點！」有人在喊叫。有幾隻年青人的手便伸過來，從老頭子手裏接了燈并舉得很高。因為人們想看一看這位說着：「工廠是要活起來的！」者的臉的。生活——美好的，光輝的蘇維埃式的生活——和安得列夫，和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和沙里辛，和泰勒索夫，和斯塔羅伏托夫，和斯塔羅伏羅夫，和萊克托夫，和其他一切他們戰前曾經很熟悉的同志們一起回到他們這裡來了。

「你們在這裡怎樣生活的，同志們？」安得列夫問。

但大廳深處的人叢中喊出一陣年輕而激動的聲音：

「講一講你們的吧，親愛的同志們！」

這是從心的深處直喊出來的聲音。曾經在德寇統治下生活的，經歷了佔領時期的恐怖年頭的人們十分渴望着蘇維埃式的事物。他們渴望着聽一聽蘇維埃人民在烏拉爾地方是怎樣生活的。安得列夫告訴了他們關係自己所知道的烏拉爾的一切，關於那些從烏克蘭，包括頓巴斯，遷到東方去的幾百座工廠的一切情形，他講述着這些工廠怎樣建立在烏拉爾和西伯利亞的土地上，以及人們怎樣努力於難以置信的困難條件下把機器安裝起來開始為前線生產鋼鐵。他告訴大家，人們如何不被戰時困難條件所嚇倒，為勝利貢獻出一切。

他們聚精會神聽着。他這聲音對於那些被長年累月地割斷自己所熱愛的事物的人們的耳朵就是一種音樂。在這里站着的便是帕維爾·瓦西里也維奇，穿着那面熟的皮短衣的，他們的總工程師，還是那樣安靜而沉着，容貌也只除了頭髮變得更灰白一些以外，沒有什麼改變。

第一批返回工廠的黨務工作者，工程師，工程師行政人員，第一批布爾什維克，不論是黨員或非黨員，還只是極少數。可是每一個從烏拉爾返回頓巴斯的人都隨身帶來了一種神秘的含蓄的精神力量，那種推進每個人奮力工作以冀最大事變到來的不可觸的蘊蓄力量。人們面對着如此可怕的破滅景象是必須擁有最大的勇氣才不致沮喪的。人們必

須擁有封蘇維埃實力的深邃信念才能完成這極其艱巨的任務。這個深刻的信心現在是十分重要的，不待戰爭結束，用它負起艱巨任務。這種信心是他們每一個人都具備的。

雖然抗擊德國法西斯主義的戰爭尚未結束，但國家還是伸出了有力的臂膊給那些負責恢復頓巴斯人們的創造力以援助。龐大的基金爲了此一目的從戰費中撥出。但此外還有另一種基金需要支取的，這是共產黨所深知的。廣大人民的熱情，他們的意志，不，是積極性有捐負起這種重任的熱情，我們所有的工程師和黨務工作者，加上他們全部知識和經驗沒有這個也不能獨力將事情辦到。安得列夫起草其復興計劃的時候，他所依據的便是這種要素。

他們必須從小處着手。水和燈是最主要的必需品。於是用了一種極麻煩的辦法首先得到了五十基羅瓦特的電力。他們在鼓風爐那里找得一個用以推動起重機的蒸汽引擎。他們又用空手裝起一座銼床，以後用手發動着銼床做一個聯動機，將一台電動機接到蒸汽機上。結果做成一架從前供應機器場光源的五十基羅瓦特的動力機。以後，又用同樣少量的動力，使一座容量半噸的熔爐開了工，開了麵粉廠。因爲人們得要吃飯呀。……這也就是事情在各個階段上怎樣進行的。同樣以所得到的最少的電力，別處如馬基也夫卡，高爾高夫卡，和梅利坡爾的工廠也開始了活動。蘇格里斯——即蘇也夫國家動力

站——戰前是供應大量電力的，德寇把它毀壞了。現在也以同樣可憐的電力開始復活。但復工草創階段中最重要任務是第四號鑄爐，軋鋼廠和一座鼓風爐的恢復。那是產鋼戰線上往前進攻的槍頭。

## 五

電話連絡員波波瓦當戰爭還在進行的時候就到了斯大林諾工廠。她是自己請求要來頓巴斯的，從她自己工作過的烏拉爾工廠調到這裏來是需要很大的決心和堅持的。當她辯護說她並不是要尋找尋輕鬆的工作，因為她要去的地方是一切條件都很困難的；可是人家也並非沒有理由地：給她指出既然這是戰時，則艱巨的工作正是到處都有。

「是的，可是頓巴斯的工作是比許多別的地方更艱巨的，」她說。

既然她的話也很對——因為頓巴斯破壞了，必須重新建設——又因為她繼續這樣堅持下去，她終於被允許了。在烏拉爾的技術學校和工廠裏，她不僅以連絡員知名，而且以詩人知名，而且還是一個賦有天才的詩人。

當安得列夫，斯大林諾工廠的經理，知道了波波瓦會寫詩的時候，他鼓勵她說：「我們的需要詩人也並不亞於需要連絡員。」

他的用意很明白。他是從來不懷疑詩歌之可以有助於生產鋼鐵的。

她是從小學生時代起就寫詩的。有些發表在工廠的報紙上。這些大部分是抒情詩。她這樣一個苗條的，淡黃頭髮的。亦如大多數從烏拉爾回來的人總是那樣摯情而陰沉的波波瓦相信一個人到了十九歲的時候應該做出一點偉大的事情來，應該給我們的後代留下一點什麼東西。她的名字的第一個字便是很富於羅曼蒂克特色的：英特那——從「國際」這個字意來的。至於她的姓，則再沒有比「波波瓦」這個字更普遍於俄羅斯女孩子的了。她覺得這新的環境，新的景色，去掌握新的生活和新的困難將給詩人的她以大量素材。而且，真的，這里不缺乏工作，也不缺乏困難。實際上，盡是挫折。那些圍繞工廠的鐵渣堆總是顯着一種悽慘情調，它們的尖頂似乎要穿透明朗的頓巴斯天空。可是，所有這些最初的印象隱沒起來了，工作吸引了她的全部精力——枯燥的工作很少有什麼羅曼蒂克味道在裏面。

這一切的不好都應該歸咎於她那一項職務。做一名電話連絡員，你就休想看見什麼，只要用耳朵聽。於是你就反復地聽着那同樣的字眼，——原礦，煤，焦炭，通風。頂好的時候，從電話室窗口所能看見的是修建的架子。而每一天都是前一天的重複——原礦石，斗車，焦炭，白雲石，水泥。……電話連絡員的辦公室僅有一張桌子，一架電



話機。整個一部門就是這一架電話機。在烏拉爾的工廠電話連絡員的辦公室是最近代化的設備。而這裏的這一辦公室正像整個工廠一樣還是正在形成中。最初的時候，甚至於連電也沒有。所有的物質力量都還不夠來維持工廠最急需的部分呢。

這就是切望前往頓巴斯的她所預想到的生活嗎？她有時候這樣問自己。最初實行五年計劃的時候她年齡還太小。只是從書報上讀到或聽年長的人講述少共團員怎樣動員起來參加偉大的建設事業，關於草原上的帳幕，計劃，夢想和奮鬥的故事。……戰爭中，她就打算要得到些什麼，然而，在她自己的意思之間，是以爲所得甚少。就是因爲這是一個可以在偉大建設事業中變爲積極參加者的機會，這才把她吸引到頓巴斯來了。

她是把恢復頓巴斯的工作想像得更其動人的。希望的是英雄主義極動人的偉績。可是她在自身或別人身上都沒有看見這種英雄主義。每一件事物都這樣平凡。用鐵刷子洗擦柱頭，椽子，樑子之類的鐵銹雖是非常累人的事情，但也並不動人。

對她自己的工作也沒有把它看得重要。這不過是需要一種電報式的說話法，再加上敏捷而時刻警醒就得。這座工廠的生活，從各種響在她耳朵裏的不同聲音使她熟悉了；有的人在瞞怨，有的在懇求，有的得意與勝利。……從那說話的聲音中她可以判斷出工廠這一部門或那一部門的工作是在怎樣進行的。有時，她在懸想鼓風爐的那一位說話柔

和而輕鬆的老兄該像什麼樣子。她想像這人一定是可親而和善的。聲音總是帶着發怒和急燥的瓦斯部技士想來準是一副瘦臉而神經質的。從來沒看見這些在工作中時常接頭的人們，但她已從說話的聲音認識了他們。她自己說話總是迅速而簡短而且無例外地總是針對着目前發生的問題——運輸事項，原料供應，焦炭瓦斯或是一日計劃完成的報告。其實，除此以外也再沒有時間做別的事體了。畢竟因為起初只有這一架電話機，任何想利用它做私人談話的企圖在一開始就準會立刻被碰回去了。

「說簡單一點！說簡單一點！」

他自己發出的問題總是簡短而扼要：煤嗎？原礦石嗎？白雲石嗎？蒸汽嗎？斗車嗎？她那訓練有素的記憶力即刻就掌握了情況：她知道工廠在一定的時刻之內能處理多少原礦石，多少煤，焦炭，斗車等等，熔爐都要用的時候可以到什麼地方去要額外的斗車，最適當的瓦斯供給應該如何分配。……真是沒有多少時間還留着寫詩了。待到下班回家的時候，又是那樣之倦。要不是媽媽力勸她坐下來吃東西的話，她將一點也不想去找這吃喝的麻煩。睡覺，睡覺便是她渴求的全部。有時，當坐在桌邊的時候，昏昏欲睡再加上焦灼於自己的心事，她總是把那廣長的，還帶着些稚氣的兩臂伸開來，把頭枕在上面睡一會兒。有時候，忽然從夢中驚起，嚴肅地，電話員式地喊叫：「你早爲什麼不想詞？」

但至於真正的詩，爲詩人所遇到的一切現實而滲透其靈魂，蘊蓄着魔力的詩，爲這位年輕的電話員所應該看見的詩是在她自己的生活中却並無地位。一切事物都被煤，焦炭，鼓風爐，石灰，白雲石以及原礦，原礦……諸如此類的乏味東西吞噬了。通過電話連絡室的窗口她所能看到的是什麼呢？不就只有隱在建築架後面的一塊廠房嗎？此外便什麼也沒有了。所以，她是真正忘卻了詩歌這回事了，然而，却正是這東西促使她來到頓巴斯的。在烏拉爾所寫的詩，現在使她覺得軟弱而稚氣。關於愛情和羅曼史的都太多了……

這裡的生活對於每個人都是一種嚴肅的事業。對於她，也是一樣。她看到了爲取得建築材料，人們是化了多少的努力，當她送每日工作報告給安得列夫的時候看到他滿面愁容的臉色。她已經習慣了那種抓着自己灰色的頭髮誦讀報告，然後沉入深思中，終於揀起一枝鉛筆在那上面急躁地劃些什麼的老例了。自己常常很爲他而抱憾，總是惴惴地想設法安慰他，告訴他說自己怎樣克服了斗車缺乏的困難。

安得列夫聚精會神地傾聽着她說話，並且頻頻點頭表示同意。

有一回她正要出門的時候，安得列夫提出一個問題：

「唔，你的詩怎麼樣了？你寫了一些嗎？」

她以無望的手勢揮一揮手。詩！哼！在这一切無聊的當兒誰還能去談論詩呢？

「無聊？」安得列夫重複說，「你是說無聊嗎？喂，聽我說，我不是詩人。我只是  
一個普通的工程師。確切一點說，是一個冶金工程師。可是，我覺得，你要是仔細看一  
看，那麼，你就會發現詩其實是近在你的眼前。實際上，是在每一個廠房裏的。在第四  
號鎔爐間有，在鼓風爐部也有。……你只須去觀察事物。」他站起來走向窗口把窗戶打  
開。

「看吧，」他說。「它現在就是一天一天地在我們眼前生長着。也許沒有人們所希  
望的那樣快。然而它是在生長着。」

她走後，他便又坐在桌邊，想到這個小電話連絡員，自己微笑起來。並不是這個淡  
紅色頭髮的，來自烏拉爾區，並且扳着一張陰沉而摯情臉孔的姑娘做了什麼奇蹟。在斗  
車的問題上她不過用了自己一點聰明和創造性而已。然而，身為經理的他，倒是應該感  
激的。他覺得，最可怕的事情是有些僱員中間的那種冷淡，無能，缺乏想像和不願意分  
擔甚至於一點點的責任。爲什麼對於有些工作者你只須指給他們一個要做工作的大概輪  
廓而其餘的細節就可以由他們自己設法以完成任務，而另一種人則實際上是須要牽着手  
去做事。……

波波瓦懷着一種好像自己把安得列夫導入難以解釋的困惑之歎仄心情下離開了經理辦公室。然而，要寫詩，畢竟是不大容易的。有一個時候她想到在這個頓巴斯工廠她是真正找着寫詩的靈感了。可是，正如普式庚所說，人不是在找尋靈感，是靈感自己來的。而正當這位小連絡員開始忘了自己曾經寫過詩，停止了她想像自己之來頓巴斯是爲了找尋靈感和英雄主義的時候，在她靈魂深處的什麼地方又復蠢動着一種熟悉的，差不多被遺忘了的詩的感情。

有一次，事情的發生很有趣，但一開始是頗平凡的。她排在工廠商店的行列裏，聽着行列裏的工程師，技師等人的生動活潑的說話聲，拿這些南方人的這種喋喋不休的習慣和她那烏拉爾同鄉嚴肅深沉的性格加以比較。她一個人也不認識，但有些聲音是很熟悉的。前面一個嗓音柔和像樂音的人一定是那掌班工頭朱比洛，她終於鼓足勇氣問他了。

「正是我」他快活地回答。「我很榮幸，但是請問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嗎？」她介紹了自己。

「唔，原來你就是我常在電話裏和她吵嘴的那位少女啊。」朱比洛很有興緻的說。

「那個可怕的嗓音原來就是你的。」

「說話像喊叫的那一個是誰呢？那不就是瓦斯部的技師嗎？」她問。

「又說對了！他還是一個能張羅的人呢，那個人！」

此外，還有一個聲音很引起她的好奇心，這是一個嚴肅而微帶談諧的聲音。她猜想那該是沙里辛的聲音。朱比洛再一次肯定了她的猜度。

「是的，那就是亞力山大·尼古拉也維奇·沙里辛。」

這些拿了口袋站在這裏等着配給土豆的工程師，技師們好像立刻有了一種新的人格。聽着他們說笑，她發現了甚至在這里，甚至在等配給的工廠商店門口他們都談着工作的事情。真的，若是有一個偶然來的人，準會誤認爲是在開生產會議呢。

「不要再給我講副包工的應該受責備的話了，」沙里辛嚴肅地對一個面現謙遜的建築工程師說，「那事情我早就聽說了。你回答起來還是一樣。」

當這個面現謙遜的人喃喃地爲自己辯護的時候，小連絡員頓時覺得一種激動的寒戰流過她的全身血管，產生了一種要想更多了解一點這些功在恢復被戰爭蹂躪城市的，如朱比洛所說的，不能壓服的人們的渴望。而每一件前此還是乏味而平庸的事物對於她，現在却得到了一種新的意義。不用費什麼力氣，甚至沒有需要思攷佈置各種印象，她覺着在靈魂深處的什麼地方已在形成着詩的語、句、和韻律。

有一天，在此一事件剛過不久，當她往市裏發一封關於工廠近況報告的電報時，途

中遇見一些相識的別的企業的連絡員，他們也是帶着關於各自工廠恢復頓巴斯中金屬，煤礦，以及化學品產量的報告到電報局去發往莫斯科的。到第二天早上，這些報告就可以到達莫斯科；它們一定會送到克里姆林宮，這是毫無疑問，並且和前線戰報一起放在那裏的辦公桌上。

她發了電報以後就返回工廠。那一天是她值宿。黎明，當她坐在窗前傾聽着新的一天的聲響開始時，這小連絡員的詩興來了。好像決堤的水，從她的意識裏沖流遏制未發的思想和渴望表現的感情。這天早晨放在經理辦公桌子上的生產報告記錄一起的是一張較大的紙就變了她的寫稿紙，寫下圓潤纖細筆體的字：

在畫架面前坐着一位畫家——

這裏滾流着一注泉水；在秋天裡靜默無聲。

邊界遠處伸展着被毀的市鎮，

是一個頓巴斯的市鎮，有着一座工廠高踞在山峯。

他抱怨那看房的老人，

說自己的住室是怎樣的乏味，幽暗和無溫。

而同時，這畫家的手總是在不斷的揮動。

工廠遠處的房舍隱現着。

他畫了被毀的街，空曠的窗戶，

荒草，棄置的方瓦片，還有斷磚；

在這荒蕪之中，突然顯現了高大的柱子，

美的感覺和秩序確立了。

猶如蜂巢，建築的架子，

高聳至礦塔以上，

裝滿粉牆顏料的吊桶向上爬去，

緊張的吊繩成爲交叉的線。

藝術家要選畫戰爭帶來的荒蕪，

但某種事體他却不能明白，

怎樣使他的畫有復活的氣息，

有生命和勞動，有甦生的土地。

也許是因爲我的藝術家還是太年輕吧，

（從他經歷戰火的痕跡看來）



他等不到靜看可愛的城市，

靜看前熟知此的美的再見。

## 六

當納戴達·尼科拉也夫那打電話到工廠找經理的時候，秘書告訴她說一點鐘以前剛開完會他就出去了。她給車庫打電話才知道安得列夫是坐車出去的。「他獨自一個人嗎？」回答是「是的，他是自己開着車走的。」此後，就沒有打電話。他大概總快回來，因為他這種到草原上的馳車兜風往往不過兩三個鐘頭而已。

她知道安得列夫在頭昏腦脹或有什麼心事的時候就跳進自己車子——是用幾個車子的零件湊成的——把車窗玻璃放下來，遠遠地到草原上馳騁一陣。風和運動常能給他一種舒適之感。他常常在草原上的什麼地方停下來，便他的耳朵協調於夜的寂靜，這樣就恢復了心理的平衡狀態。

納戴達·尼科拉也夫那是安得列夫的妻子。他們住在離工廠只有幾分鐘步行路程的地方，而她的生活之全部組織也是和這工廠的整個生命密切交織的。當那鎔爐失却正常工作的时候，也就影響了她。丈夫並不須要對她講述冗長地關於工廠的事態情況，可是

她能從他的眼睛裏，從他的面部表情，甚至於在他默不作聲的時候，推測得出這些情況。當電話機在夜裏響起來的時候——這是常有的事——她常常親自拿起聽筒以便給丈夫多睡一會。「喂！」她向受話器低聲招呼。

「電力停了，」一個失望的聲音說。

這時候，她常常很遲疑於去叫醒丈夫。然而總還得叫醒。因為那是比較好的辦法。納戴達·尼科拉也夫那有她自己的工作 and 興趣——她在指導着經自己創辦起來的本區兒童劇院。然而，這工作也是丈夫生產鋼鐵職業的整個任務的一部分。

安得列夫驅車回到自己宅院的時候，看見餐室的燈亮着。納戴達·尼科拉也夫那正在等候着他，晚飯已經擺在桌上。她把他不在家時收到的電報和電話記錄放在一邊，正讀着一本書。他彎腰看見那本書是「預期」，韋爾斯的一本小說。

「講什麼的書？」他機械地問。

納戴達·尼科拉也夫那想一想，說：「是講生活在預期中的人們的，」  
當他再問這話究竟是什麼意思時，她就解釋說，

「這是寫人們化了一輩子的時間在真實生活的預期中。」

安得列夫大聲讀着映入他眼簾的一段話：「哀憐不能使人變成一個好的醫生。」他

笑着說：「像工廠經理的我也要加上一句，就是『過分的熱情和過分的謹慎是不能使人變為好的工程師。』」

當他和納戴達閒談着的時候，他好像大聲地重行處理白天剛過去的各樣事情。他的心理狀態怎樣呢？什麼也沒有，只是一種輕鬆的感覺——或者說，似乎是很輕鬆的感覺。他曾經指示一位助手佈置一個小花園，像戰前那樣。但他的助手是怎樣做的呢？他劃定了土地並界以繩索，可是就忘了一件最簡單的事情——橈子。所以，當安得列夫散步經此花園的時候，一位老工人走來笑着說，「這一切都好，帕維爾·瓦西里也維奇，就是沒有地方坐。」

「想一想吧！一件好事被一個對自身所作所為不在意的人弄糟了。他為什麼忘記佈置橈子的呢？就因為他自己並不想在那花園裏散步，就因為他對自己所做的事絲毫不感興趣的緣故。像韋爾斯所描寫的那些人物一樣，他是生活在預期中的，那只是一種半真實的生活。那是得過且過的人生哲學。這樣的人物他的理論如下：『現在我用舊法把它將就湊好，等情況好了，再回頭重做。』我是反對這種權變辦法的！假如我們着手重建，那就把它做得不至於將來回頭重做。我們要在健全的，持久的基礎上重建。並且要做得比戰前更快更好。讓我們來足夠地估計情況並有效地克服它。現在我們是奠定恢復

工廠的基礎呢。我們必須不只看到這工廠的過去是怎樣，更要看到它的將來應該怎樣。過幾天我要是生了氣我就會叫我們的園丁在會議上做一次報告。讓他們都聽一聽一個熱愛自己工作的人所說的話。你知道嗎，納戴達，我們已經計劃着許多花卉，我們的暖室已在開始佈置。當然，現在還沒有人心懷賞花的閒情逸緻。我們全部所需要的是鐵和鋼。然而，橫豎是一樣，甚至也不妨現在就想到這些事情。所以我們的溫室裏已有各色各樣的花種：三色堇，菊花，紫羅蘭，還有那種常見的小花叫『綠色姑娘』的。」

「二號熔爐怎麼樣？」納戴達·尼科拉也夫那擔心地問。她覺得他還沒有告訴她心裏的最要緊的事情呢。

「我們決定了用舊的送風機使它運轉。」

他是從不遲疑於向自己的妻子講這些事的。她並不僅僅限於是一個很會聽話的人——她還非常了解他。她不知道以舊的阿利斯牌吹風機運轉鼓風爐所包藏的冒險的詳情，但她曉得就是這件事情比什麼都攪擾了他。

「我不能等着，」他安靜地，但很激動地說。「你懂得嗎？我不能等到有了大型送風機才辦。我們要刻不容緩地為前線製造鋼鐵。我要這樣做別人也要我們這麼做。」

在高爾洛夫卡，馬基也夫卡和斯大林諾的第一階段的恢復工作是各自遵循着不同的

路線的。每一個地方的人員都以他們獨特的方法克服了一切困難。可是普遍存在於每一工廠，礦山的發展歷史者乃是那種創造的頂點，這樣說吧，就是頓巴斯所固有的，明確反映其活力的緊張的頂點。在斯大林諾工廠，這種創造的頂點是二號鼓風爐的開始送風。該廠的復工計劃號召完成到全部生產過程的地步。四號鎔爐二月十四日開。四〇〇號軋鋼廠是三月十五日。鼓風爐是三月三十日開始送風的。這就完成了從生鐵到軋鋼的全部生產過程。

鼓風爐的所以終能開工是得力於許多因素的。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送風機的使用。根據各種標準來說，那鼓風爐是必須一個比該廠現有能用者更大的送風機的。可是，情況是：或者就靜待一個新機子的送來，或者就應用這個阿利斯牌機使工廠即速開工，從此出產鋼鐵。這阿利斯牌送風機有着一段歷史。它自從科學院會員巴夫洛夫四十年前從美國給蘇林工廠買來以後曾盡了它優良而忠實的義務。按照那時的標準這還是一架效率極大的機器。廠主們當時甚至譴責嫌他買了這樣費錢的機器。斯大林諾工廠在戰前停止使用它以後，只是偶然才附屬在大送風機旁用一用。

戰爭的歲月可憐了阿利斯牌送風機。安得列夫從烏拉爾回來的時候，看見它躺在送風機站的廢鐵堆裏。這機器的耐久力真大，以至還能收拾得起來。現在，多虧了這個送

風機而能使鼓風爐得以少有拖延即行開工。而且，能力的狀況還很有改進。雖然，用在鼓風爐上，冒險性是未始沒有的。單單決定應用這個阿利斯牌送風機是不夠的。精確的計算必須做到。問題是：用這舊送風機的有限通風能否使這個鼓風爐發生作用？或者鼓風爐將會因通風不足而窒息？無論怎樣解決問題，冒險總是存在的。以一個低效能送風機開動了的鼓風爐而沒有備用的機器準備其一旦失効事故的發生，這正是如履薄冰。

考慮了全部得失以後，安得列夫召集了一個會議，決定開動鼓風爐，就用阿利斯牌送風機。沙里辛堅決支持這意見。如果是別的工程師而非鼓風爐部主任沙里辛的話，安得列夫也許要躊躇於此一嘗試的。安得列夫很知道沙里辛是有着一個工程師所應具備的一切足智多謀的。他是一個真正的鼓風爐工人，這是有口皆碑的事實。科學院會員巴夫洛夫有一回說從來沒有人到鼓風爐內部看過，所以也沒有能知道那裏是怎樣的一種景況，可是負責這部的工程師必需知道它——這樣他才能勝任。沙里辛就是知道怎樣管理鼓風爐的。

吹動鼓風爐，這工廠就算是戰勝了時間，——時間是為生產鋼鐵而奮鬥的主要因素。軍隊需要鋼鐵是刻不容緩的。除了純粹的技術方面的原因可以促進決定而外，就還有純粹的心理因素的各方面。安得列夫覺得鼓風爐的開動是能夠而且必須給工作者的熱

情以新的靈感的泉源。這將鼓勵他們的精神，會教導他們布爾什維克所進行的重建工廠是一個切切實實的現實事情，是爲了現在生活着的人民，而並不是只爲將來。

要是在平時，那大概沒有一個人，連安得列夫也包括在內，會決定用那樣一個送風機來開動這鼓風爐的。可是，當國家在戰時，軍隊急迫地需要所能得到手的每一噸鋼鐵的時候，人們是應該學會戰勝一切障礙的。然而，當決定以後，鼓風爐就要開始時，安得列夫却也是在他猶豫的時候——要是送風機不能勝任呢？三月二十九日沙里辛打電話給安得列夫。他是常常在決定關頭打電話的。

「決心下定了嗎？」是他的第一個問題。

「下定了，」安得列夫回答。

三月三十日，第二號鼓風爐開動了，是老工頭但尼拉·阿基波維奇發火。他虔誠地專心致志工作着，猶如舉行一種宗教儀式。他光景是這工廠裏最老的一個人——此外還有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其時，設計室主任也來到鼓風爐這裏。那老頭子鎮靜地進行着自己的工作。他放了一堆木削片在鼓風爐裏，倒上煤油，然後放進一支燒紅的鐵杵。花髮蒼蒼的老人站在鼓風爐旁片刻聽着爐火由小而大以至於狂吼。

一天以後，這鼓風爐生產了它第一批生鐵。頭二十四個鐘頭對於安得列夫，沙里

辛，庫茲瑪·格里高里也維奇，老工頭，鼓風爐工，瓦斯工人以及其他工人都是極其緊張的。一個最當先的問題存在所有人們的心裏：送風機會怎麼樣呢？送風機幹得並不錯。在三月最後一天的黎明，老工頭用鐵杵打開注管孔，於是生鐵溶液就衝出來了。

安得列夫想要獨自一個人待着，即使是幾分鐘也好。此刻他們是在生產生鐵了！先製出鋼，然後再製軋鋼；現在，有鼓風爐的開動，事情就要變一個新樣子：從生鐵到鋼再到軋鋼。他走到東門邊，從那里，五個月以前，他曾瞥見這工廠的全景。其時映入眼簾的是一幅覆滿鐵銹的廢堆。他慢慢將頭從右轉向左側，注視這廠房。是的，看來確是與前不同了。被燬的柱子之類還是有堆棄在鎔爐部的，可是那里的四號鎔爐已經開動，還有軋鋼廠，還有鼓風爐。這就是開始，為生產鋼鐵而戰鬥的開始。這工廠還是遠落在戰前生產水平之後的然而它已經是一個工廠了，其新的力量正在成熟於建築架中。這就是生活。而，有生活的地方便有愉快。

三月三十一日夜裏，鼓風爐開始送風以後，鋼鐵工業的人民委員梯伏斯揚從莫斯科打了電話來。「工作怎麼樣？」他問安得列夫。

「我們已經把第一爐生鐵鍊了出來，」安得列夫這樣說。因為知道事情使梯伏斯揚擔心所以加着說：「我放心了，送風機工作得很順利。」



在三月三十一日的那一個夜裏，一九四四年，當前線的戰報宣佈我們的坦克——用蘇維埃最好的鋼製成的坦克——經過各種道路，各種為春季融雪形成的泥濘之海的田野向前推進，到達作戰地帶，擊潰德寇的抵抗，並渡過普魯茨河的時候；當我軍正繼續驅逐敵寇退往貝爾采的時候；當他們收復了敖得薩區的留巴謝夫卡的時候；當他們於尼古拉也夫渡過南布格河的時候；當整個戰線，從海洋到海洋，正在一個人的指揮下穩步向前推進的時候——就在這一個溫暖的三月天的夜裏，連絡員拍出了一個關於鼓風爐開工和該廠生鐵，鋼和軋鋼產量的電報報告。並且十有九大概就在同一夜裏，這兩個報告被放置在一個我們人民以其幸福和生活所寄託的人的辦公桌子上的。

或者，更有可能地，這個最老的頓巴斯工廠所製出的多少噸鋼鐵立刻有了用處而構成戰爭損益預算表上的一個顯著部分；或者，更有可能地，那些鋼鐵已經加強了我國人民和我們的紅軍所進行的反希特勒德國的偉大戰爭之規模了。

四月初，工廠接到了斯大林的賀電。斯大林為斯大林諾鋼鐵工廠和斯大林諾焦炭化學工廠的恢復有功以及為首座鼓風爐與焦炭冷卻機的開工而馳電祝賀工人，工程師，技師和事務人員。

「慶祝你們在重建老鋼鐵工廠的大公無私的工作中表現了蘇維埃人民迅速恢復頓巴

斯鋼鐵工業的不可戰勝的意志力。」

斯大林致頓巴斯人民的第一個電報，是在第一批鋼鐵產出以後於伊那其伏收到的。第二個電報則是當第一隻渦輪開始轉動的時候於蘇也夫電力廠收到的。而現在，老鋼鐵工廠又新收到一封斯大林的賀電。像其他幾次一樣，是熱烈和簡單的詞句：

「我預祝你們在工作中更進一步的成功。」

## 在戰時條件下

在戰前擁有巨大能力的蘇格利斯（即蘇也夫國家電力站）的重建是重建頓巴斯總計劃的一個首要環節。我到蘇格利斯的時候，一隻巨大的新渦輪正在經受着一系列的試驗。全頓巴斯人民的眼睛都注視着這個地方，因為十萬基羅瓦特的渦輪發電機對本地電源將是一個重要的接濟。加以，當戰爭還在進行的時候，蘇格利斯發電機廠間能產生十萬基羅瓦特的電量將增加新的力量並給頓巴斯重建的迅速發展前途揭示了遠景。

這一隻渦輪發電機的開動是蘇格利斯發展史上「固定而特別顯著時期」之決定的一着。當我詢問尤丁經理請他講一講重建中的草創階段時，他在自己辦公桌的抽屜裏找了很久，最後找出一張粗糙，狹長，摺成兩疊的紙。「這裏，」他說着遞給我，「都寫在這里了。」

我以爲這總是一種記錄着意見和觀察所得的日記。其實，並不然，原來只是簡單的備忘錄。寫滿字的這些紙是粗糙，厚實而遍佈藍色線紋的。我當時沒有得機會讀那備忘

錄，因為尤丁被呼喚到發電機廠間去了。

十萬基羅瓦特的渦輪發電機正進入試驗的決定階段，緊張的空氣在發電機廠間是常常達到一種令人感覺到的程度。每個人都深信這隻機器會顯示一個好榜樣。然而有幾個人還是暴露了若干憂慮。這尤其表現在製造那渦輪機的工廠的工程師們臉上。他們便是責在回答其一切性能的人。工廠代表和蘇格利斯總工程師依里亞·波里索維奇里·考拜揚都在靜聽着渦輪機轉動的聲音。我問考拜揚戰爭期間所用的第一隻五萬基羅瓦特的渦輪機在什麼地方裝着，他指給我並排在新渦輪機旁的那一隻。

「那時候也沒有工廠代表，」他微笑着。

「的確，我們缺少很多事情，那時候，」他繼續說。「在平時，像現在這樣，需要一個工廠代表監督安裝一隻五萬基羅瓦特的渦輪機——他是一個負開動機器並交代運轉全責的人，這是蘇格利斯的『包運』，人都這樣說。」

總工程師再笑一笑重複着這句話「蘇格利斯的包運」似乎回想起一九四四年一月電力廠的情形。那時的工作條件很平常——就是，爲着戰時。

一九四三年九月的一個早上，有一位老工程師穿着半軍半便的服裝，肩上掛着一個圖包，走近克林加河畔。圖包裏裝着委任工程師尤丁負責供給頓巴斯解放地區電力的令

狀。尤丁走到河岸上砲陣駐紮地的司令官那里。「蘇格利斯是在誰手裏的？」他問。

「假定在我們手裏吧，」這位青年軍官高興而自信地回答說。

尤丁呆站着，跌入沉思達幾分鐘之久，然後堅決地走向河去。一個普通百姓的他，並不能揣摸到軍人語法中所指的「假定在我們手裏」的真實意義。但有一件事是確定的。蘇格利斯一定是我們的！這就夠了。

然而，當尤丁看見德寇的坦克在一所學校的牆後排列着的時候，他立刻知道了那時的蘇格利斯還不完全在我們手裏。他當時才恍然明白了那句話說得多麼策略，「假定是我們的。」他沒有再冒險越過堤壩；他不想再一次去賭命運了。而是加入了從東方攻擊的前進部隊，在火線上過了當天其餘的時間和其後的一整夜。砲擊着蘇格利斯的爆炸聲在他的心頭沉重地響着。

早上，當德寇被趕出電力站之後，尤丁即偕同工程師若干人前往視察。他爬過廢墟走進發電機房。原來發電機都被炸燬了。鍋爐也被炸燬了。堤壩和主要控制也被炸燬了。是的，德國人充分明白這座電力站的重要性。炸燬了蘇格利斯就可以使整個頓巴斯陷入不可收拾的地步，誠然是這樣的。那一天他們曾整日地轟擊着這座電力站。可是我們的工兵還冒着砲火把二十七噸未經爆炸的烈性炸彈切斷了信管。

第二天，有一輛滿被塵土的吉普車開到蘇格利斯，有一個穿着滿被塵土的軍用大衣的人從中跳出。尤丁立刻就認出他：他是尼奇達·克魯斯切夫，烏克蘭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書記並且是前線軍事委員會委員。經過寒暄以後，克魯斯切夫詢問尤丁的第一句話是：「蘇格利斯狀況如何？」

兩個人進入發電機房，爬過擋着道路的鋼鐵骨混凝土的亂堆。於是克魯斯切夫問尤丁，他能不能即刻，或至遲在次日，不得再晚，提出一個重建蘇格利斯緊急計劃的報告。他要的不是近似的意見而是一個盡可能準確的報告。這報告必須簡括而明白，說明破壞的程度，恢復的可能條件，而，最重要的，必須說明完成重建的時間。

克魯斯切夫進了吉普車以後，又伸出頭和工程師講了一些話，顯然是要把自己所希望於他的意見再講清一下。各種報告是很多的。身為一個布爾什維克黨員，身為一個工程師，尤丁必須知道這個電力站的恢復就決定頓巴斯的恢復。

尤丁再作一次全電力站的巡視。他以工程師的眼力檢視損失情況，以布什維克實行家的腦筋來估計它。當他行過全電力站的時候，他想起自己在電力站做黨委書記那時期，並且組織了沿着全區的通道植樹四萬五千株那件事。在冬天，他們得要用雪車運來樹秧，種好，豎上支架以免大風吹倒。到了春天，還得把原土鬆開培進新土。它們才

牢實地紮了根，那些小楓樹，白楊和赤楊。……現在是每一件事情都須重新做起。

那天夜裏，尤丁坐下來起草關於重建蘇格利斯的備忘錄。他有一枝鉛筆，但沒有紙。他把從電力站庫房裏找來的洋灰紙袋裁成長條而解決了這個問題。備忘錄的每一個字都由於他熱切而真心地期望蘇格利斯恢復得確如戰前一樣而仔細推敲着。他不僅估計到自己的能力，也估計到那些像他一樣的，希望蘇格利斯儘快恢復的工人，工程師和工程師們的力量。

他這樣寫道：「以初步調查為基礎，恢復最初的頓巴斯二十萬至二十五萬基羅瓦特電量當可能完成於一年半的時間，而最初電量的使用則須在重建以後三個月。」

次日，克魯斯切夫又來訪問蘇格利斯。他讀着備忘錄的時候一面側耳靜聽遠處的掩護砲火。他把這張紙小心地摺好放進口袋裏，上了吉普車向西馳去了。

發電機房一隻渦輪機全部所剩者只有基台和一部分管子。爲了實際上的需要，一個五萬基羅瓦特的渦輪機是一定得建立起來的。這將怎麼樣來建立呢？

從斯大林諾高爾斯克送來一個放電用槽，西伯利亞送來一個舊的活塞筒，還有從後方什麼地方送來的發電機用的迴轉子。埃勒克特羅西拉工廠和凱姆茲工廠也對建造這隻渦輪機上幫了很大的忙。最困難的問題是鍋爐筒狀器的被炸燬。後來爲蘇格利斯老工頭

A·N·葉伏利莫夫和熱力工藝學研究部的幾位工程師研究出一種辦法，將炸燬的筒狀器一一鉚補好後就可如常使用。

在一九四四年的除夕日，五萬基羅瓦特的渦輪機在仍然呈現着破壞景象的蘇格利斯發電機房裏試行運轉。所有頓巴斯可用的能動發電裝置都被動員了由火車運來發動這一渦輪機。當這些動力發電裝置傳送能力給第一隻渦輪機正在誕生的蘇格利斯時很多城鎮和居民區的電燈都關閉了。

總工程師考拜揚把檢驗聽音器裝在這龐大的渦輪機上以檢查運轉時的平穩度和準確度。人們看着他的臉上的表情就可以知道他是爲着什麼而擔心。平穩而有韻律的蒸汽聲說明了渦輪是在正常地轉動着。但工程師聽到一種顯然的雜音。

將來的歷史家如果要寫頓巴斯的戰鬥時，將必然包括這一段全區動力的發電裝置怎樣立刻動員力量到蘇格利斯以助第一隻戰時五萬基羅瓦特渦輪機的誕生的插曲。在一月九日，這渦輪機開始磨出保證生活的力能，這力能以高壓電線輸送到從廢墟中站立起來的頓巴斯各礦山，工廠，城市和居民點。

在第一隻渦輪機開動的當時，蘇格利斯收到南線戰鬥中受傷戰士斯切泮·甘薩的一封信。戰前，甘薩曾爲蘇格利斯的瓦斯鉚工，老工人們就還記得他。這信裏寫着說，當



他被撤往後方的時候，在離巴塔依斯克車站大概九公里地方的路軌旁邊從救護列車的車窗看見一個印着蘇格利斯克商標的放電用槽。

一個蘇格利斯克工人卡夫瑞爾·薩西欽科立即被派往巴塔依斯克調查此事。他發現這個巨大的電槽顯係撤走的德寇所遺棄並已深陷入地裏。後來用起重機起出裝上一輛平台車即速運到頓巴斯。這使第二個渦輪機也有即刻重建的可能了。

第一個渦輪機經過了各種試驗並開始發電以後，他們收到斯大林的一封信。他寫道：

「我對於你們以英雄主義勞動和緊張努力將繼續保證在短期內使恢復我們頓巴斯煤礦，鋼鐵產地成爲可能的電力供應的迅速重建表示深刻的信心。」

斯大林的這個電報是以戰時及重建戰線中獲得首次成功的時期的精神而發出的。當我讀着刻在工廠裏青銅飾牌上的斯大林的話時，即刻回憶起尤丁於一九四三年九月，頓巴斯甫告解放時所寫的備忘錄。這備忘錄，寫在一張從士敏土袋扯下的粗厚的紙上，是頓巴斯人民創造生活和業績史書的第一頁。

離開了蘇格利斯克，我停在克林加河畔最後回眺這最近遭過戰爭和破壞的地址。那是一清早，工廠的高大窗戶映着初上朝日的火紅的反光。在這勝利的晨光中新築的